

煌煌十部洋洋八百万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全景式展示赵宋王朝三百余年的风风雨雨

第八部

赵宋王朝



偏安疽

李之亮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李之亮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ART PUBLISHING LTD.

偏安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偏安泪 / 李之亮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399-9391-1

I. ①偏…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7347 号

书 名 偏安泪

著 者 李之亮

责 任 编辑 孙建兵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1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391-1

定 价 4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赵宋王朝》是一部真实详尽地展现宋代三百余年历史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起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公元955年），止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和锤炼，将这一王朝十八代皇帝、数百位臣僚、各阶层百姓的风云叱咤、悲欢离合再现给读者，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钜的历史长卷。《偏安泪》是全书的第八部。

本书以宋朝第十一代皇帝孝宗赵睿、第十二代皇帝光宗赵惇为基本主线展开一幅接一幅的精彩画面。高宗赵构于绍兴三十二年禅位给孝宗，直到淳熙十四年才过世，而淳熙十六年年初，孝宗便再度禅位给自己的儿子赵惇，直到绍熙五年辞世。也就是说，这两朝里，无论是孝宗赵睿还是光宗赵惇，都处在上面有个太上皇的非正常状态。不仅如此，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直到光宗赵惇禅位时依然健在，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皇家权力架构，可以说自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宋朝还从没出现过权力如此多元、多层次的局面。由于孝宗是高宗赵构的养子，所以高宗禅位后总觉得不放心，很多事情上他都要拿出自己的意见来左右孝宗，客观上形成了“二帝制”。而孝宗因皇权得之于高宗的“恩赏”，为了报恩，也为了在后世留下一个孝的美名，不得不压抑和克制自己的主张和思路去迁就太上皇赵构。后来孝宗庙号所以定为“孝”，和他毕生从不违拗高宗意志、数十年如一日地侍奉高宗有直接关系。孝宗赵睿禅位后，光宗赵惇就没有其父那般修养了，尽管孝宗接受了前车之鉴，立誓不要让自己成为高宗第二去辖制和左右其子赵惇的决策，但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他却不肯让步：孝宗原有四个儿子，老大和老四早年夭折，剩下老二赵恺和老三赵惇。孝宗因赵恺体弱多病，担心他中途夭折，故决定册立三子赵惇为太子，这就为后来的皇权之争留下了隐患，不久后赵恺的确因病而死，但他的死未必不与未能继承皇位有直接关联。赵恺在明州时生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赵炳，深得赵睿喜爱，又因为赵睿违背了传统的嫡长继承制，一定程度上属于废长立幼，所以一直对赵恺心怀愧疚，一

心想册立赵恺之子赵炳为太子，但这种想法肯定不会轻易得到赵惇的赞同，故而赵睿只能一直把此想压在心底，希图在合适的时机操作这件事。怎奈赵惇夫人李凤娘屡屡催逼要册立自己的儿子赵扩为储嗣，客观上也符合赵惇的心愿，所以赵惇夫妇越是急切，赵睿就越是恼怒，以至在宴会上与李凤娘当面吵闹起来。这件事对赵惇也是个很大的刺激，所以父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到后来赵睿病重、将崩以及驾崩后，赵惇都拒绝再去与其父相见，甚至连大丧之礼都拒不参加。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对此也十分恼怒，于是在大臣赵汝愚、韩侂胄等人的请求下，答应由她代行皇帝之权，在赵睿灵堂内亲自主持了赵扩册立太子并继承皇位的大典，同时强行逼迫赵惇逊位，形成了无法变更的既成事实。

孝宗在位之初，正是金国新帝完颜雍刚刚即位之时。金国经完颜亮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暴统治，国内情况非常糟糕。完颜雍即位后，虽然对宋朝态度仍十分强硬，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对宋朝开战，加之完颜雍深受完颜亮迫害，也亲眼目睹了好战给本国带来的灾难，所以在固守旧疆的原则之下，没有进一步主动进攻宋朝，这就给了孝宗喘息之机。孝宗又是个颇有大志的帝王，他亲眼见证了山河破碎的惨痛过程，故而即位后，一心想夺回失去的中原、河北等地，并下了最大的决心，在整饬吏治肃清贪腐的同时加紧训练军伍，培养将帅。名将张浚死后，他把曾经大败完颜亮的名将之花虞允文放到西北，并与之相约来年同时出兵。当时的状况对宋朝颇为有利，人心也易于凝聚，但高宗赵构不愿再与金国发生战争，安于他辛辛苦苦保住的半壁江山，加之皇天不佑，虞允文在约定发兵北伐前几个月突发重病去世，这件事给赵睿极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完全丧失斗志，依旧重用主战大臣陈俊卿、赵雄等人，并把北伐的希望寄托在与金人屡屡交战的大将李彦仙身上。遗憾的是，李彦仙不久也因病去世，陈俊卿年纪渐老，难以顾瞻整个战局，赵雄也因主和大臣的恶意参奏，不得不离开朝廷。到淳熙末年高宗病逝时，赵睿已经完全丧失了光复河山的意志，带着满心的遗憾禅位给皇子赵惇，是为光宗。

赵惇是个并无大志的帝王，加之娶了军阀李道之女悍妇李凤娘为妻，内心一直受到压抑，即位几年后，因李凤娘滥杀宫嫔，致使赵惇患上了精神性疾病，从此失去了帝王威权，朝政渐显杂乱。又因孝宗赵睿在立嗣问题上得罪了赵惇和李凤娘，赵惇连起码的孝顺都没有了，与其父俨然成了仇敌。忠臣赵汝愚力挽狂澜，救大宋朝于危难之际，与高宗老皇后吴氏联手设计，利用赵睿大丧之礼赵惇拒不参加的机会拥立赵惇之子赵扩为帝，强行把赵惇废为太上皇，从而使杂乱无章的朝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赵惇在位虽仅有五年，但因为政无方，使孝宗尽其半生打下的良好基础遭到了严重的毁坏，所以《宋史·光宗纪》



说：“及夫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其实“衰焉”的岂止是孝宗乾道、淳熙之美政？可以说大宋朝经过赵惇这短短几年的放任，内政日昏，官吏日怠，向后数十年里，虽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繁荣和富强，但气数将尽，大势将颓，人心日散，外敌日强，继体的几代帝王很难再有大的作为。

这期间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很多，为了尽量避免整体结构的繁杂枝蔓，本书在刻画人物上采用了“归并”原则，即在不影响当时历史走向的大前提下，将一些有连带关系的人和事合并起来，如宰相叶衡的事迹，就是将叶颙、汪澈等人的仕履行踪归并在一起；又如淮南名将李彦仙，原形应该是李显忠，为了与上一部人物有所接续，本书则将李显忠的事迹移接在李彦仙身上，而不再出现李显忠这个人物。再如历史上真正围拢在赵脊身边为非作歹买官卖官的幸臣龙大渊和曾觌，本书中则把他们的恶行一并归入到黄门甘昪和陈源身上，不再出现龙大渊、曾觌的影子，庶使全书的人物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另外，在某些人物的缕述上，本书也根据情节的需要，或将其后面的事迹提前，或将其前面的事迹推后，这样做决非有意改写历史，仅仅是要在最需要表现该人物特质时所作的必要调整。如朱熹所言“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本应是淳熙末年的事，为了尽早把这些理学概念介绍给读者，故而提前到了淳熙六年。似此类，务请读者不必根据宋代史籍对号入座。再就是进入南宋后，不少历史人物的朝代跨度很大，本书在叙写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些宋朝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不得不让他们从中进士开始便进入读者的视野，如赵汝愚、史弥远等；有的人物从少年时期甚至一出生便有所交代，前者如蜀人刘甲和安丙，都是日后对宋朝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所以尽早埋下伏笔是很有必要的。后者如上一部里就已出现的外戚韩侂胄。这些人物少则出现在两部书里，多的甚至会衍续至三部，如韩侂胄，出生于高宗绍兴中，成长于孝宗整个一朝，活跃在宁宗时期，且属于对宋朝大政有巨大影响、至今又颇有争议的关键性人物，不得不给他以浓墨重彩。尽管本书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当时的人物事件进行了一些归并整合乃至“瘦身”，我仍希望读者不要像看一般故事那样，一本书中只有那么几个人物，在离奇的故事里面转来转去，那样的东西称不上是文学著作。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都应该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那样人物众多、场面恢宏、对一段历史有全景式的展现，才能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量和更全面的历史思索。

全书在结构上依旧注意宏观和微观的把握，力求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读罢此书，读者会有一种“原来真正的宋朝是这样”的感觉。还有一些暂时尚无结局

的人物，如新为太上皇的赵惇、新为皇太后的李凤娘、高宗老皇后吴氏、孝宗赵眘的亲皇孙赵柄；本书里时隐时现的外戚韩侂胄、韩侂胄的童子师陈自强、老丞相史浩之子史弥远、远在兴州的武臣吴曦；重臣赵汝愚、何澹、谢深甫；名臣朱熹等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都将在下一部《南宋宁宗》中得到答案。

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汪修荣、社长助理王宏波两位先生对本书的持续关注和对我本人的不间断鼓励，因年事已高，时有病痛折磨，故不太可能像前些年那样废寝忘食地创作。汪、王二位先生在精神上给了我极大的关爱，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十部八百万字全部写完，拼尽全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完这点微薄的贡献，把一个值得借鉴、值得玩味、值得自豪的宋朝画卷呈献给亲爱的读者。如今第九部《南宋宁宗》已经完成将半，大的工程只剩下最后一部《赵宋悲歌》。曙光在前，又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这部大书的告竣应该就在近一两年之间了。

李之亮

北京昌平

2016年4月16日



目
录

第一回	新官家初登大宝	老丞相面陈心声	001
第二回	张枢密定策北征	史右相苦口相劝	009
第三回	李殿司宿州大捷	赵官家不吝重赏	015
第四回	宿州城王权掣肘	淮南地得而复失	023
第五回	德寿宫赵构训子	急立功张浚再谪	030
第六回	陈俊卿依依惜别	夏执中寻姐心切	037
第七回	汤思退受贬出京	陈康伯再担大任	046
第八回	陈俊卿偏殿献策	夏执中别宫认亲	054
第九回	黄巧媚不辞而别	李凤娘居心叵测	063
第十回	陈康伯临终献策	赵官家铁腕肃贪	072
第十一回	吴后苦口安后庭	叶衡畅言惊帝座	079
第十二回	赵汝愚酒肆舒怀	虞允文偏殿受命	086
第十三回	钱端礼弄巧成拙	李凤娘恼羞成怒	095
第十四回	李道被迫赴贬所	巧媚无奈欲还乡	102
第十五回	李凤娘强拆鸳鸯	黄巧媚余干遇难	111
第十六回	夏执中黯然离京	太上皇勃然动怒	118
第十七回	恭王如愿得贵子	史浩率意拒高官	127
第十八回	汤邦彦再访李道	陈俊卿荐举贤才	135
第十九回	陈俊卿后苑陪射	虞允文率直陈词	143
第二十回	奉王命留正查赃	纳谏言赵睿立储	151
第二十一回	虞允文回朝理政	陈俊卿坚请辞官	156
第二十二回	赵恭王立为储嗣	汤御史辱命金廷	163
第二十三回	汤邦彦贬谪房州	虞允文迎难理政	171
第二十四回	赵天子终定大计	虞丞相受命西行	178
第二十五回	虞丞相微服私访	赵侍郎千里赴召	187



第二十六回	名相未捷身先死	天子折翅泪满襟	194
第二十七回	韩侂胄以荫得官	辛弃疾闲中受命	202
第二十八回	夏执中突遭横祸	赖文政难逃网罗	210
第二十九回	辛弃疾江陵上奏	李凤娘想入非非	218
第三十回	赵汝愚收养顺姑	陈俊卿再提惩恶	225
第三十一回	史浩重归主朝政	叶衡拼死惩恶徒	232
第三十二回	叶丞相不避凶险	赵天子左右为难	240
第三十三回	朱夫子露轻狂态	赵官家叹为君难	248
第三十四回	赵脊隐忍尽纯孝	魏王凶信到临安	257
第三十五回	谋皇权凤娘胡言	遇灾荒王淮献策	264
第三十六回	赵雄无奈辞相位	朱熹行部生波澜	271
第三十七回	严蕊宁死守其志	王淮小计平纷争	280
第三十八回	侍郎意外得佳丽	天子竟难求贤哲	287
第三十九回	符媛媛义不受辱	辛弃疾组建新军	294
第四十回	李凤娘因病发狂	辛弃疾无端被谤	304
第四十一回	王丞相煞费苦心	辛将军置身世外	310
第四十二回	周必大擢右丞相	黄顺姑入太子宫	318
第四十三回	顺姑意外封夫人	王淮因旱辞相位	325
第四十四回	太上皇驾鹤西归	太子妃急不可耐	334
第四十五回	王淮不慎失相位	赵脊太庙诉衷情	341
第四十六回	周丞相殚精竭虑	赵官家决意脱身	347
第四十七回	新皇帝终登大宝	老丞相黯然辞官	355
第四十八回	何澹得志旋失意	赵惇云雨复巫山	362
第四十九回	留正平心处政事	赵雄激越殒自身	371
第五十回	韩侂使慷慨言志	赵官家忍气吞声	380
第五十一回	留丞相慎言献策	李凤娘大闹重华	387
第五十二回	李凤娘余怒不歇	韩侂胄趁机献策	395
第五十三回	王蔺负气离朝堂	豆豆无端遭残害	402
第五十四回	李皇后托病在宫	符婕妤冒死逃离	409
第五十五回	顺姑惨死和义殿	赵惇谋划立嗣君	419
第五十六回	韩侂胄渐露头角	赵汝愚刚正立朝	426
第五十七回	李埴尽忠强进谏	赵惇受惑断恩情	434
第五十八回	群臣来朝重华宫	右相忠谏反被谤	442
第五十九回	太上皇魂归泉壤	赵枢密勇担烦难	448
第六十回	老太后亲立新帝	大宋朝重现光明	456

第一回 新官家初登大宝 老丞相面陈心声

这是大宋朝历史上第二次禅位，但与第一次徽宗赵佶把帝位交给其子赵桓全然不同：金人攻到了汴京城外，贪生怕死的赵佶为了逃命，才急匆匆将那张龙床让出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儿子赵桓冒死去拦阻已然根本拦不住的金兵。然而天理昭昭，赵佶最终没有逃过金人的魔掌，在北国受尽非人所能忍受的苦难后惨死在五国城，连个完整的尸身都没能保留下。

这一次赵构禅位与赵佶全然不同，一是绍兴三十二年的宋朝，正当金主完颜亮暴死于扬州、金国内部乱作一团、金国大军全线撤兵的当口儿；二是赵构这年六月才刚刚过完五十五岁生日，身体还十分康健，威望也正在如日中天之际，完全找不到需要禅位的理由。更加不同的是，传承了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和他赵构八代帝王的太宗血脉，终于回到了太祖一支——太祖赵匡胤驾崩后一百八十六年，大宋朝的江山社稷才在天意的支配下，在哲宗皇后孟忠慧的安排下回到本源，而这时的宋朝，却只剩下了不足一半的疆土。

不管怎么说，新皇帝赵睿总算重新接过了太祖的神器，此时他岂止是百感交集？他不能不感谢“父皇”赵构，他深知太上皇赵构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地难能可贵了。他也在为太祖皇帝感到庆幸，毕竟他在天之灵见到了他的嫡远孙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他老人家可以释憾了。这几天赵睿只要一闭眼，脑子里便会交替闪现出两张面孔，一个是太祖赵匡胤，他似乎听到了太祖的殷殷嘱托，希望他继承的不仅仅是皇帝之位，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太祖所向披靡的神勇，成为一代有为之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兴之主。另一张面孔是禅位给他的先皇帝赵构，他历尽艰难曲折，九死一生才保有了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他似乎又听到了赵构的殷殷嘱托，希望他能继续保有这片来之不易的江山，希望他和他的子孙千万不可率性而为，一定要把这片江山传之无穷。赵睿很清楚，赵匡胤的嘱托和赵构的希冀完全不同，唯其不同，他才更加纠结，不知道“忠”、





第一回 新官家初登大宝 老丞相面陈心声

这是大宋朝历史上第二次禅位，但与第一次徽宗赵佶把帝位交给其子赵桓全然不同：金人攻到了汴京城外，贪生怕死的赵佶为了逃命，才急匆匆将那张龙床让出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儿子赵桓冒死去拦阻已然根本拦阻不住的金兵。然而天理昭昭，赵佶最终没有逃过金人的魔掌，在北国受尽非人所能忍受的苦难后惨死在五国城，连个完整的尸身都没能保留下来。

这一次赵构禅位与赵佶全然不同，一是绍兴三十二年的宋朝，正当金主完颜亮暴死于扬州、金国内部乱作一团、金国大军全线撤兵的当口儿；二是赵构这年六月才刚刚过完五十五岁生日，身体还十分康健，威望也正在如日中天之际，完全找不到需要禅位的理由。更加不同的是，传承了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和他赵构八代帝王的太宗血脉，终于回到了太祖一支——太祖赵匡胤驾崩后一百八十六年，大宋朝的江山社稷才在天意的支配下，在哲宗皇后孟忠慧的安排下回到本源，而这时的宋朝，却只剩下了不足一半的疆土。

不管怎么说，新皇帝赵眷总算重新接过了太祖的神器，此时他岂止是百感交集？他不能不感谢“父皇”赵构，他深知太上皇赵构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地难能可贵了。他也在为太祖皇帝感到庆幸，毕竟他在天之灵见到了他的嫡远孙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他老人家可以释憾了。这几天赵眷只要一闭眼，脑子里便会交替闪现出两张面孔，一个是太祖赵匡胤，他似乎听到了太祖的殷殷嘱托，希望他继承的不仅仅是皇帝之位，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太祖所向披靡的神勇，成为一代有为之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兴之主。另一张面孔是禅位给他的先皇帝赵构，他历尽艰难曲折，九死一生才保有了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他似乎又听到了赵构的殷殷嘱托，希望他能继续保有这片来之不易的江山，希望他和他的子孙千万不可率性而为，一定要把这片江山传之无穷。赵眷很清楚，赵匡胤的嘱托和赵构的希冀完全不同，唯其不同，他才更加纠结，不知道“忠”、

“孝”二字应该如何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全方位地体现出来。他现在虽然已经成了大宋朝的皇帝，但他很清楚，太上皇赵构就住在不远处的龙德宫，他想皇威独断完全不可能，更何况赵构移居龙德宫时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五日一朝龙德宫，一应朝廷大事，皆须得到太上皇恩准方可施行。赵构和吴皇后移居龙德宫已经半月有余，这半个多月里，赵睿不管多忙，每隔一两天都要抽时间到那里去一趟，昨天和前天因夫人夏玉兰病得厉害，高热不退，所以没能出宫，今天无论如何也必须前往龙德宫，否则连他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了。

他来到夫人夏玉兰宫里，恰好另一位夫人谢苏芳正在这里伺候夏氏。躺在病榻上的夏氏见赵睿前来，挣扎着要起身，被赵睿一把按住：

“好好躺着吧云姑，今天觉得怎么样？还在发热吗？”
赵睿出于宠爱而称夏氏为“云姑”并不是没来由，因为她十几岁入宫前小名一直叫云姑，进宫后在韦太后宫里伺候，韦氏觉得“云姑”这个名字显得辈儿太大，自己身为太后，称呼她时却要叫“姑”，感到别扭，见她生得粉白娇嫩，于是为她赐名“玉兰”。赵睿起初也没拿她太放在心上，后来发现此女虽然出身微贱，心性却很灵透，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还能画上几笔，什么翠竹啊，荷花呀，竟然栩栩如生，很快便喜欢上了她。赵睿问她何以把花竹画得如此生动，她回答说：“自小在乡村里长大，竹子和荷花都印在脑子里，想画得不像都难。”又对赵睿说起小时候的往事和小名，所以“云姑”这个小名不但被赵睿记得牢牢，而且总以云姑称之。夏玉兰能体会到赵睿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对她的宠爱。她固然珍视这份宠爱，但决不恃宠任性，特别是名分和物欲方面，从来都不主动提及，这或许也是本性使然吧。

“臣妾感谢陛下如此惦记。”夏氏说着淌下了眼泪，颇为自责地说，“臣妾本应与陛下一一道去见太上皇和太上皇后，可这身子太不争气，又怕染得太上皇和太上皇后也患了病，只得失礼了。”

“夫人染恙在身，太上皇和太上皇后还能怪罪你不成？夫人的一片孝心，朕替你转达就是，你就放心养病吧。”赵睿安慰夏氏。

“那怎么行？”赵睿话音未落，夏氏接口说道，“还是让谢夫人跟随陛下前去，她就像臣妾的影子和替身，更能替臣妾致上衷心的问候，陛下说是不是？”

赵睿扭头瞅了瞅谢苏芳，苏芳连忙说道：“就请陛下依夏夫人所请，让奴婢替夫人向太上皇和太上皇后问候起居吧。”

说起这位谢夫人，还有一段故事呢。此女自幼父母双亡，被一户姓翟的人家收养长大，所以初入宫时还姓翟，在皇后吴竞雄宫里侍奉。大概是自小尝到了贫困的苦头，苏芳虽然已是皇后宫里的侍女，生活上却极其简朴，别的侍女都



换新衣裳了，她依旧穿着洗得褪色的旧衣，吴皇后非但不嗔，反而对她大加赞赏。苏芳的另一个长处是非常懂事，这也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寄人篱下，就算养父母待她再好，她也必须尽可能地拘管着自己，免得遭人嫌弃。其实她来到赵睿宫里并没有多久，但就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已经深得赵睿的信任，特别是此女时不时还跟他议论些时局之事，更令赵睿对她刮目相看。比如昨天她还对赵睿说，岳飞冤死那么久，总该为他恢复官爵，召回岳家的子弟；秦桧在世时干了那么多坏事，他的余党也该清理出朝廷，百官万民一定会因此对新皇帝歌功颂德。此时夏氏要赵睿带上谢氏一道去，赵睿没多想便答应了。

车子很快来到龙德宫，也就是秦桧曾住过多年的“一德府”。二人在黄门关礼的侍奉下进了大门来到正厅，赵构和吴皇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关礼是个年纪不太大的黄门，今年不过三十几岁，按说他上面有的是大黄门，怎么会轮到他随驾呢？上部书里相当活跃的老黄门冯益年事已高，自从柔福被韦氏打死后，便神秘地消失了，过了很久才有人说在广南见到过他，可惜已经病入膏肓，活不了几天了。至于冯益死于何时，永远都不会有下文了。接替他的黄门张去为因一向追随秦桧受到不少朝臣的指摘，绍兴末年已被贬出京城吃祠禄去了。还有个半老的裴咏，这阵子出奇地忙活，一会儿到西北传旨，一会儿又到广南公干，一年也难得有一两个月待在宫里。这关礼此前已在赵睿的皇子阁里待了好几年，如今即位，赵睿最信任的当然还是他。

“儿臣、臣媳叩见太上皇陛下，叩见太上皇后殿下！”赵睿规规矩矩地给赵构和吴氏跪叩三通，随后将夏氏患病不能前来之事也做了解释。

“起来吧起来吧，朕已说过几次，这是在家里，何必还行这么重的礼？”赵构朝赵睿和谢氏摆了摆手，和蔼说道。看上去他对赵睿和谢氏很满意，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赵构虽然已经退位，仍旧自称为“朕”，这是赵睿及宰辅大臣共同议定的——他曾经是“朕”，今后永远是“朕”。

赵睿和谢氏双双起身，吴氏便招呼谢苏芳到另一间厅室去了，关礼小心翼翼地跟在她们身后，正厅里只剩下赵构父子二人。

望着谢氏的背影，又听赵睿依旧称谢氏为“臣媳”，赵构忍不住问道：“皇上即位半月有余，还没搬进大内吗？皇后和嫔妃们的册封之礼还没着手吗？”

赵睿毕恭毕敬地答道：“太上皇陛下刚到龙德宫，儿臣怎好搬入大内？不过儿臣即位以来，无一日不到太上皇陛下旧居去瞻仰叩拜，涕泣无任……”

“皇上不是常到龙德宫来吗？这就足够了，那些繁文缛节大可不必。”赵构打断赵睿的话道，“皇上还没回答朕的话呢，你打算挨到何时才打点皇家内眷的事？”



“回太上皇陛下，新朝万事攒集，儿臣真有顾首难顾尾的尴尬。”赵睿边说边从怀里取出一个黄封呈给赵构。“昨天儿臣召集百官集议，百官含泪泣血，定下为太上皇陛下上尊号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为寿圣太上皇后。这是翰林院刚刚写好的文书，不知太上皇陛下满不满意？”

赵构打开黄封，将那份用特大号字写成的上尊号册看了好几遍，先说了句“难得皇上把朕的事放在第一”，又道，“皇上应该赶快为贵妃夏氏正中宫之位了，说不定还能为夏氏冲喜。还有，皇上还须为几个皇子赶快封王，这是大宋朝一贯的规矩，用不着过于谦逊。”不等赵睿回答，话题又转到朝政上来，“宰辅班底安排好了吗？”

“回太上皇陛下，儿臣深知陛下深谋远虑，早已为儿臣谋划了为政大计，如今在位宰辅人人思奋，儿臣怎敢擅自更动？”

赵构微笑点头，看得出他对赵睿的回答颇为满意：“自古坐而论道的三公难得其选，如今朝廷只有首相陈康伯、参知政事史浩两人左右支撑就是明证。朕以为皇上应该在名臣中再选几位登上庙堂，才合于集思广益的古训。”

“儿臣谨遵太上皇陛下旨意。”赵睿顺从地应了一句，显出几分难色，“对陈康伯，儿臣十二分满意，且对他恭敬有加，几次谒见，儿臣都不敢直呼其名，只以‘丞相’称之。只是这几天他多次上章求去，儿臣不知所以，恭请太上皇陛下圣谕。”

“陈康伯决不能离开朝廷。他若执意要走，皇上就命他到龙德宫来见朕。”赵构的话说得很死，又语重心长地言道，“皇上还记得唐太宗李世民对其子李治说的话吗？李世民说：李勣才智过人，是个宰相材料，但你对他并没有丝毫恩惠，日后未必能真心为你效力。我现在把他贬到外地，等你当了皇帝，再把他召回为相，他必会对你感恩戴德，为你所用。为父在位时，也着实贬谪了好几位英才，如今你可以像李治一样，将他们收回彀中了。”

赵睿边听边揣摩赵构的心思，只是绞尽脑汁，只想出一个汤思退、一个张浚被他贬黜，别的还有谁，他实在没有印象了。

“儿臣愚钝，恳请太上皇陛下明示。”

赵构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答道：“朕猜想，皇上第一想到的应该是汤思退。不错，如果没有完颜亮大举南侵，朕不会轻易贬谪他，整饬朝纲、抚定百僚，汤思退堪称完美，无懈可击。这个人皇上以为如何？”

赵睿已将汤思退比作唐朝的李勣了，赵睿还能说什么？

见赵睿没有异议，赵构继续说道：“除了汤思退，朕还为皇上培育了几个人才，皇上可以一一选用。譬如现任提点坑冶铸钱司的钱端礼，不愧是吴越王之





后，做起事来细大不遗，这两年把个提点坑冶铸钱司打理得有声有色。不仅宰辅需要充实，有些尚在低位的精华之士，皇上也须留意。譬如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就是个可用之才，不过尚须锻造而已。”

陈俊卿在上一部《高宗南渡》第五十七回里曾有提到，是个敢作敢为的人。

赵睿唯唯听命，细心的赵构还是觉出他另有心思，问道：“想必皇上也有中意的人选，不妨说给为父听听。”

赵睿迟疑片刻，略显忐忑地答道：“不知太上皇陛下以为故相张浚该不该再上层楼？”

赵构并未感到吃惊，平静说道：“此人还是由皇上自行定夺吧，不过朕在位时已将他那个连州自便人擢升为建康留守，也算不负他了。”

这句话给赵睿的感觉是：赵构并不赞成大用张浚，但也没有坚决反对重用他，或许连赵构本人都拿不准，才说出如此模棱两可的话。

这次拜见赵构，是赵睿即位以来谈论朝政最多的一次。尽管赵构很多话并没有恶意，一言一语都在为赵睿铺路垫砖，但赵睿还是明显感觉到，他这个皇帝当得太像牵线木偶。

回到王府时，已是掌灯时分了。赵睿最惦记的还是夏氏，也没歇息，直接进了夏氏寝处。只见夏氏额头上敷着一方巾帕，一看便知她的热度还没有消退。听见赵睿的响动，夏氏睁开眼，微微一笑：

“皇上回来了？太上皇陛下和太上皇后殿下都好吧？”

赵睿点点头，坐在夏氏身边问道：“御医来过了？”

嬷嬷替夏氏回答道：“头晌儿娘娘喝了御医的药，热度像是减了些。”

“减了些，就是说还没彻底消退？既如此，朕今天就歇在这里，陪夫人好好说几句话。”

天很快黑了下来，侍女嬷嬷们将寝内的灯烛点燃。赵睿斜靠在榻上，疼爱地瞅着夏氏，缓缓说道：

“今天太上皇又催促朕尽早册封夫人为皇后，不能再拖了。其实朕比太上皇还心急，只不过刚刚禅位，朕总要先张罗太上皇和太上皇后的事吧？夫人有所不知，朕如今过得战战兢兢，生怕做错一点事让太上皇不悦。夫人，难为你了。朕已决定，近些天就搬进后宫去，安排夫人住进当年孟老太后住的寿康宫……”

“不可不可呀，陛下！”夏氏听罢又惊又吓，忙打断赵睿的话道，“那岂不是犯上之举？臣妾随便住在哪儿都可以，断断不能进寿康宫，臣妾没有那么大福禄，怕要折寿的。”

“夫人这么说朕就不爱听了，夫人乃一国之母，贵为后宫之主，为什么不能

住进寿康宫？”赵睿连连摇头，“再说朕这个皇帝，完全出于孟老太后所赐，她老人家是朕的福星，当然也是夫人的福星，会保佑夫人一生平安的。”

夏氏满脸不安，接着问赵睿道：“陛下要立臣妾为后，就不怕太上皇后不高兴？陛下要知道，谢夫人才是太上皇后最喜爱的人啊。”

“立夫人为后是太上皇陛下和太上皇后殿下的意思，夫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顾虑？再说夫人不必把谢氏想得过于狭隘，她是个很大度的人，绝不会有不情之想。”

夏氏不再说话，依偎在赵睿胸前一动不动。

“太上皇还敦促朕赶紧为几个皇子封王。尽管朕在太上皇面前依然拘谨，但能感到他老人家的的确确是爱护朕的。”

夏氏还是没搭腔，一动不动。赵睿抚了抚她的发髻，问道：“夫人在想什么？”

夏氏在垂泪，好一会儿才答道：“臣妾是个苦命人，阴差阳错走到这一步，是臣妾做梦都没敢想过的，甚至直到今天还像在做一场没做完的梦。其实原来臣妾最高的要求就是一家人能吃饱饭，团团圆圆在一起。可惜就这么点愿望都做不到，父亲贫困而死，只有一个弟弟，还不知如今流落何方。一想到这里，臣妾就像万箭攒心般地难过。臣妾入宫时，弟弟才十来岁，已经跟着父亲读过很多书了。从那以后，臣妾就再也没见过他。陛下问臣妾在想什么，臣妾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寻到可怜的弟弟，因为他是臣妾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赵睿不由嗟叹一声：“算来也有十来年了。”他轻轻替夏氏揩了揩泪水，问道：“你弟弟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

“怎么会忘？弟弟小名云仔，大号叫夏执中。”

“夫人不必忧烦，朕明天就命江西安抚使和吉州知州在管内细细寻找，只要执中还在江西，就一定能找到。”赵睿颇有爱屋及乌之慨，不但做下保证，还亲口许诺说：“既然执中读过书，朕定会给他授个官职，让他不再受苦。”

夏氏满怀感激地看着赵睿道：“陛下若能替臣妾找到小弟，当不当皇后都无足重轻！”

“这岂能混为一谈？”赵睿笑了，伸手刮了刮夏氏的鼻梁：“夫人真是个淡泊宁静的好人，越是这样，朕就会越宠爱你。”

大臣们按照惯例奏请以赵睿生日十月二十二日为会庆节数日后，赵睿搬进了大内，以新修缮过的东宫为寝宫。也就是说，只要赵睿在位一天，每年的十月二十二就是四海同庆的“圣诞节”。“会庆”这个节名是宰相陈康伯定下的，谁都



知道这个节名里暗含着“会同欢庆”的意思，即在欢庆赵睿诞节的同时，也决不能忘了与太上皇赵构一同庆贺。赵睿将夏氏安排在寿康宫，而将谢苏芳安排在慈宁宫，册封为贵妃。次子赵恺加雄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为庆王；三子赵惇加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为恭王。按照旧礼，赵睿没有立即册封夏氏为后，而是先封赵恺、赵惇之母郭氏为皇后，加谥号为安穆——这并不影响夏玉兰的册封，但郭氏毕竟是赵睿的第一任夫人，理当先享受皇后的礼遇。随后他又处置了几件大事，一是将赵构所居龙德宫改名为德寿宫，与此前徽宗的龙德宫区别开来，更能表达赵睿对太上皇既仁德又寿考的美好祝愿，除自己五日一朝德寿宫之外，又确定在京朝官每月两次前往觐见，增置德寿宫提点、干办官，德寿宫宿卫依皇城及宫门法。二是恢复岳飞原官，并将其流放岭南的子弟六人悉数召回临安，委以官爵。已故老臣李光、赵鼎也都追复了原官。三是举行例行大赦，以即位告天地、宗庙、社稷。四是由赵睿率领百官再次到德寿宫，向赵构和吴氏献上刚刚铸成的册宝。五是几经酝酿，定下明年改年号为隆兴元年：使用了三十二个年头的“绍兴”年号即将告终，随之而来的将是大宋朝的兴隆昌盛。说来说去这些还都是“例行公务”，此间赵睿做的最大一件事，是宣召建康留守张浚到京陛见——他没有急着考虑汤思退复相的事，尽管这是赵构对他的嘱托，他还是觉得此刻最需要启用的应该是张浚而不是汤思退。

为表示对老臣的礼敬，还没等张浚到达偏殿，赵睿已先在殿中等候了。

六十五岁却还硬朗的张浚进了偏殿，碎步趋到赵睿面前，摘下官帽跪地叩首：

“臣张浚叩见皇帝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在这一刻，赵睿顿觉心中五味杂陈：最先冒出的是怜悯之心，这位从年轻时、从靖康间便紧紧跟随太上皇出生入死的老臣宿将，就因为轻慢了秦桧，被贬黜长达二十年之久，且大多是在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真是个值得怜悯的人！继之是钦敬，这样一位满腹冤屈的受害者，听到朝廷召唤，立刻北上建康，绝无二话，刘锜、虞允文大军集结在沿江一线，全仗他运调粮草，补给军需，才使数万校卒饱食暖衣，奋力杀敌，真是个值得钦敬的人！接着涌出的是信赖，张浚这一生活得坦坦荡荡磊磊落落，与阴暗无比的秦桧恰好形成了巨大反差，他的每句话语每个行为，无不透出川蜀汉子的耿介和直率，他嘴里决不会出现一句言不由衷之词，对这样的人完全不需要防范之心，他会把内心的一切都赤裸裸地展现在他人面前，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随后出现的是深深的遗憾，这位九死不悔的主战者，大半生都在对敌作战的前线，遗憾的是，他激昂无比的斗志却总与